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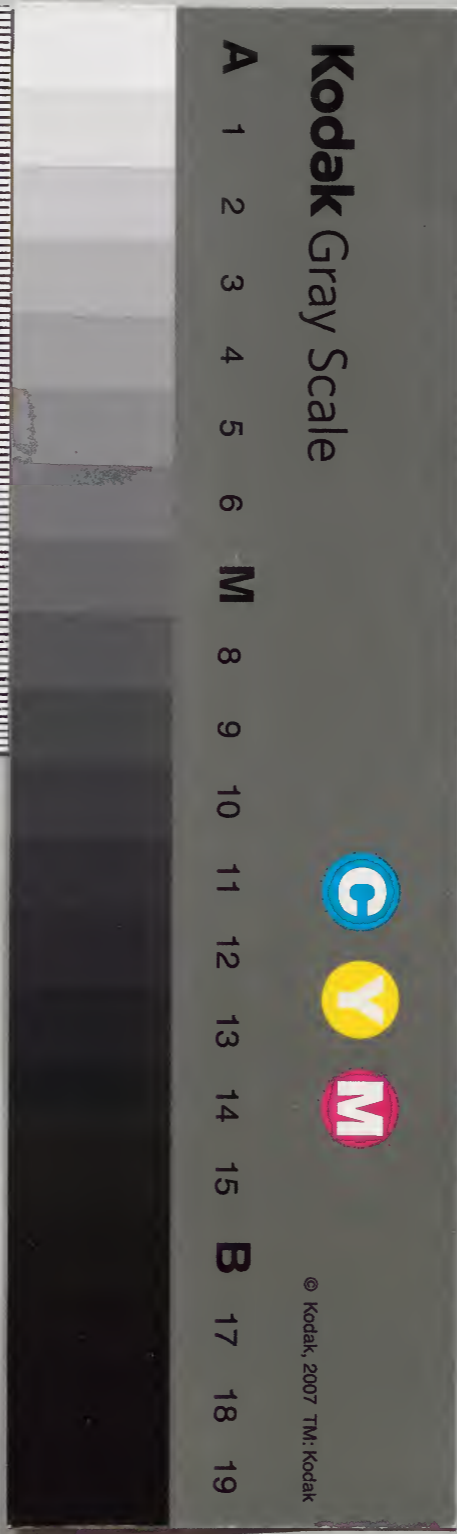
六經三註

春秋下

			四	漢
		三	三	書
	二	一	三	門
一	一	五	類	
一	一	冊		

庫文閣内			
三	四	漢	
六	三	書	
函	一		
一	二		
架	冊	號	類

国立公文書館			
番号	漢		
冊数	12 (10)		
函号	276	4	



春秋三註粹抄卷下

魯宣公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左氏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厚斂於民。雕畫墻壁。從臺人彈人。而觀其辟丸

也。處靈臺之上。伺過其下。則以彈。宰夫。廌也。熊。踏也。熊。不熟。殺之。寘諸菴。

宰夫。煮熊掌不熟。殺宰夫。而寘其屍於菴。菴。竹也。使婦人載以過朝。載其屍以過朝者。趙盾士。

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宣子將入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

宣子為正卿。諫而不聽。則無繼其後者。會請先不入。則子諫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會。

三伏而靈公不省。故又前進。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

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若如此。則

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

六經三注粹抄 春秋下卷 宣公

關唯仲山甫補之。君服衮故謂之衮。取有關者君德有失能補過也。君也。仲山甫相宣王君德有失則能補之。

能補過來不廢矣。衮職無闕可。猶不改。靈公雖言改過而無道如故。宣子驟諫公患

之使鉏麇賊之。靈公使力士鉏麇為刺客以殺宣子。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不解朝服而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

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宣子庭有槐樹麇觸而死。晉侯又飲趙盾

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宣子之車右提彌明知靈公將殺宣子。趨登曰。臣侍君

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使大夫葵焉。呼犬欲以鬻殺宣子也。

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言公不養士而以犬為用。犬雖猛不過一人能殺之。闔且

出。時宮中伏兵起。宣子與之鬪而遂出奔。提彌明死之。為大兵所殺。初宣子田于首山。獵于晉

舍于翳桑。止于桑之蔭。翳桑多蔭。翳處。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食

其半而問之曰。宦。學也。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

盡之。宣子使輒食其半。而為之簞食與肉。真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介甲也。

至是靈輒亦在宮中。伏兵內。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靈輒乃倒用其戟以禦。問何故。

宣子問汝。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不望報。遂自亡也。時

子出奔輒。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趙穿衰之庶子。公遊於桃園。穿攻公而弑之。宣子未出

亦亡去。山而復。時宣子出奔。聞公遇弑。未出。晉境之山而遂復歸晉。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

子曰。不然。者非我也。對曰。子為正卿。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

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宣子言我以懷戀晉國。自遺此憂。正合詩之所謂也。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趙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

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胡氏曰。趙盾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

乎。亾而越境。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然後臣子之義終。不然是盾

平亾而越境。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然後臣子之義終。不然是盾

平亾而越境。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然後臣子之義終。不然是盾

平亾而越境。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然後臣子之義終。不然是盾

平亾而越境。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然後臣子之義終。不然是盾

平亾而越境。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然後臣子之義終。不然是盾

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無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酷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

三年楚子問鼎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馬：禹之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之傳國璽也。楚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

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

象物，乃以九州之金鑄為九鼎，而百物而為之備。使民見之而為備，

民知神姦，鬼神姦邪情，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不遇妖惟

題，莫能之。嶠山神魅，惟物題，題水神民。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如：此故上下和協，禁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湯放桀而取其鬲，商

紂暴虐，鼎遷于周。武王伐紂，代君。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鼎非有加大也，而不

然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鼎非有加小也，而湯武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天福明德之君自有，成王定鼎于郊，鄭東周之王城也。成王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郕。

左氏曰：非禮也。非請信修平國，以禮不以亂。平國之爭，當用兵伐而不治。

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莒，而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胡氏曰：以齊魯大國，平剡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

而言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夫以利心圖成，雖

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曰。楚人敲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

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時我每常食指動。及入宰夫將解鼃。相

視而笑。二公子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以子公食指動之事告。及入大夫鼃

召子公而弗與也。及鼃熟而分。諸大夫將召子公。子公怒。染指於鼎。嘗

之而出。染指於所烹鼃之。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

謀於子家。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子家因子公反譖恐罪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言子家初稱畜

乃遂從其謀而弑靈公。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老憚殺猶有仁

愛之心而不能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達其初心之仁愛而陷於弑君之罪。

胡氏曰。首惡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

逆而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生殺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

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顧以畜老憚殺。比

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焉。後世

越椒必滅若敖。

越椒必滅若敖

左氏曰。初楚子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

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若敖即楚武王之相子良。諺曰。狼子

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

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言椒若秉楚國政。吾族當速。且泣曰。鬼

猶求食。人死為鬼。猶求子孫享祀。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祀其鬼。必饑餒矣。及令

尹子文率尹薦賈諸而殺之。子越為令尹。越椒代子以若敖氏之族

攻王。越椒又以其族因焉賈楚子與若敖氏戰。遂滅若敖氏。初鬬伯比

而歸。却子田獵于夢澤見虎乳夫人以告。却子夫人告以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

楚人謂乳穀。楚之方言呼乳為穀謂虎於菟。又呼虎為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

妻伯比。伯比所資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黃。克黃子陽之子子文

使於齊。越椒攻王之時克黃適出使於齊國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克黃之

不可復。入楚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言雖出奔他國誰肯容弃君命之人君天也。天可逃

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克黃自囚於司敗以待君之戮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莊

九年陳殺其大夫洧治。因思其祖為令尹時善治楚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復為箴尹改命曰生。生克黃名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夏姬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也靈公君臣皆與之

私通。皆褻其相服以戲於朝。皆以夏姬近身衣洧治諫曰。公卿宜淫民

無效焉。且聞不令。且使國人聞且不善之事君其納之。若其藏此禍公曰吾能改矣

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洧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以立辟。音辟。君子

多邪僻之世不可自立。其洧治之謂乎。言洧治當知法但可晦迹以免禍耳

胡氏曰。語默死生當可而止。洧治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

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

哀魯叔胙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

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胙善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此莊華元子及二國之卿其稱人貶之也

胡氏曰。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

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且宋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以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

十二年楚子圍鄭

鄭受楚盟，又有二心於晉，故楚莊王怒而圍之。

左氏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遁。示執臣之禮。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不能事君，事楚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舊好。微福於厲，宣桓武，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不泯其社稷，言楚能鄭之社稷，則厲宣使改事君而事楚君。使改事君，使鄭得改圖。夷於九縣，楚曾滅九國，以爲縣。今鄭願得比之。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北固鄭之所願，但不敢望。楚必如是耳。君實圖之。左右

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當取鄭國，不可赦。王曰：其若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庸可幾乎？

謂豈可冀幸而取其國。

退三十里而許之乎？晉師救鄭，時晉楚爭鄭，故楚伐而晉救之。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

時林父將中軍，欲遂還師。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

之。言救鄭已無所及，若與楚戰，是徒勦殺晉民也。何所用之。

楚歸而動，不後。俟楚兵歸然後動。隨武

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象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言楚於此六者行之

不變，是無間。楚君討鄭，怒其貳而衰其卑。鄭之貳於晉，則怒之及其叛，自卑而服於楚，則衰之。

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之所以成刑，昔歲入陳，去歲討之，今茲入

鄭，今年圍鄭，克之。民不能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

法遂以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事無奸犯，焉敢爲

宰，時爲令尹。擇楚國之令典，選擇楚軍法之善者而用之。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

在左者追求前茅慮無恐其卒有變故則預告軍中而為之備也

中軍以制權謀後車百官象物而動之旗物而行動

戒而備軍之政令下待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楚君舉內姓選於親外

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臣民年老旅有施舍羈旅

施以恩惠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衣服皆有尊卑制度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

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兼

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謂林父姑且整汝之軍猶有

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殺佐中軍言晉所以霸師政臣力也以

師之威武而群今失諸侯能救必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國有敵

楚而不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

命為軍帥而幸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先穀佐

以所統之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言先穀之果遇而敗習果遇楚

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胡氏曰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問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更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廩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

左氏曰宋人告急于晉宋被圍急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遠天平諺曰高下在心事之高下在人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毒瘞之物瑾瑜匿瑕

瑾瑜雖皆美玉而不無瑕疵處皆匿之

國君含垢音苟天之道也

皆天道所為

君其待之勸君勿救待楚之衰

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

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宋不許解揚不肯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車之有樓櫓而可以望遠

者使解揚登之使呼宋人而告之告以晉不救之意遂致其君命解揚乃致晉君之命云晉師悉起將至矣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

之我今殺汝非我失信於汝是汝之弃其信也速即爾刑汝罪當刑可速就之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以臣之信載君之義而行是之謂利謀不失利

以衛社稷民之二也人臣謀國而不失以信載義之利義無二信君制命為

義者不行信無二命臣承命為信者君之賂臣不知命也不知制命之義受命

以出有死無實寧可被殺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

臣之祿也為臣而不辱君命可謂能保其祿矣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下臣獲成其君命之辱死又

何求如此雖死亦無憾楚子舍之以歸遂釋解揚而使歸晉楚師將去宋

魏顆敗秦師

左氏曰秦桓公伐晉戰于晉輔氏之地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人姓名秦之力人

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我死后當嫁此妾疾病則

曰必以為殉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

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

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初稅公

初者制變法之始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胡氏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唯恐民食

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

助法行而頌嚴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

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平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有加于古迨春秋之終衰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其必先務本乎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群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大有年

胡氏曰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蟃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

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之也

胡氏曰賢叔肸以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

公孫歸父如晉

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歸父乃背齊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何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

胡氏曰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

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政刑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魯成公

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茅戎

戎別種書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

胡氏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筆於經者皆以尊君父外夷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夷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二年夏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氏曰衛穆公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時齊伐魯還而戰于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事衛人賞之以邑辭請

曲縣音縣繁纓音繁馬飾以朝周禮天子之樂官縣四面諸侯軒許之仲尼

聞之曰惜也言此曲縣繁纓可惜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

司也各號車器名以出信後為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然器以藏

禮車服所以別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義以生利利者義之和

義利以平民利澤之行所政之大節也六者國政若以假人與人政也

是君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救止也

六年取鄆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胡氏曰傳有之犯上于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

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郭侯寄館。避元載也。唯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臣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晉欒書帥師救鄭

胡氏曰。按左氏。晉楚遇於桑隊。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亦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于而苗格者。舜也。固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左氏曰。晉侯使韓穿言汝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餞之。私與曰。大國制義以為主盟。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汝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先是晉君謂此汝陽之田。本魯舊疆。為齊所奪。所以晉師伐齊。使齊歸田于魯。

以復舊物。今有二命。晉復變前日之命。曰。歸諸齊。信以成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既予復奪。是言而無信。而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奪魯與齊。是所命非義。而義无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休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婦事夫不敢過差。而丈夫反有他志。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伯玉伯玉。脩德是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不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八年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

六經三言粹抄 春秋下卷 成公

左氏曰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亾故

趙嬰通於莊姬原屏放諸齊

諳之於晉侯莊姬怨原屏故

誣諸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

來氏卻氏亦惡二子遂證其作亂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趙此湖之子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武莊姬所生莊姬晉成公女故趙武從之以養于公宮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

有保護文宣孟之忠國之忠

而無後以同括

立其為美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

言三伐豈無邪僻之君但賴其先王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言此欲使景公恤趙氏之孤也

乃立武

立趙武以繼趙氏後

而反其田焉

以賜祁奚之田反歸于趙氏

九年公會晉侯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莒子

杞伯

同盟于蒲

特書同盟罪晉也

左氏曰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諸侯為魯不平皆有叛晉之心

晉人懼會于蒲

以尋馬陵之盟

七年諸侯盟于馬陵故晉欲尋前盟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

時范文子朱召魯成公故與季

文子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責晉景不能自強以修德而欲尋盟人必不服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妥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言如此則德雖不競亦足以服諸侯次于有德者也

亦足以服諸侯次于有德者也

胡氏曰盟非固結之本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

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

既從之曾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於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

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又欲要質

鬼神以禦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曰楚師圍莒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言無城守禦之備

君子曰恃陋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

辰之間

十二辰謂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削管

皆草名亦

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蕉萃服

言備之不可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稱人賧

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除天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

城中城

穀梁子曰凡城之誌皆訊也

胡氏曰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與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

用也如城郭溝池之是恃乎

十二月晉卻至如楚聘

晉楚既克為好晉侯遂使卻至聘於楚

左氏曰楚子享之

為卻至設

禮子反相

司馬子

為地室而縣焉

鑿地為室

而縣鐘鼓

卻至將登

登金奏

作於下

驚而走

子反曰

日云莫矣

寡君須矣

須矣

吾子其入也

賓曰

君不忘先君之好

施及下

臣賜之以大禮

重之以備

樂如天之福

兩君相見何以代此

下臣不敢

樂何以加此

所以

子反曰

如天之福

兩君相見無亦

惟是一矢

以相加

遺焉用樂

言晉楚皆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

也

寡君須矣

吾

子其入也

賓曰

若讓之以一矢

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

子其入也

賓曰

若讓之以一矢

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

世之治也

諸

侯閉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

諸侯當王事閒缺之時於是乎有燕享之

禮享以訓其儉

飲者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也

不

宴以示慈惠

宴有折

俎相與

六經三注萃少

春秋下卷

成公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共食所以共儉以行禮禮以治躬故恭慈惠以布政政在養民故慈政

以禮成治民莫善於禮民是以息安百官承事朝而不久有且見而無

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為

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爭丈尺之地以相畧其武夫以

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為

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子

一矢相遺之言各日和好其寔懷爭戰之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卒事入而受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子反一矢之言吾死

無日矣夫背盟必相侵伐故知死必不久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卻錡卻克之子也晉將

左氏曰將事不敬卻錡致君命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

左氏曰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簡王使劉成成子受脤于社將出

于社而出兵祭社之名也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聖人因天地自然之理

夏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

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

左氏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天禍晉國驪姬之難文公如齊重耳奔齊惠公

如秦夷吾奔梁賂秦以求納無祿秦無福祿穆公不忘先公之好俾我

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穆公納夷吾為晉侯又不能成大勳成就其大功而為韓之

師秦戰于韓亦悔于厥心穆公既執惠公旋即改悔用集我文公惠公卒懷公立穆公是穆之成也此是穆公成功于晉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

諸侯虞夏商周之胤皆四代帝王之後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足報秦穆之德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

君擅及鄭盟穆公背晉而私與鄭盟諸侯疾之疾惡將致命于秦皆欲致死文公

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文公有大恩德于秦無怨

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茂死我君以文公死為無寡我襄公以襄公為寡

送我殺地時穆公欲潛師襲鄭道過晉之散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秦襲鄭初無伐晉保城之事亦誣秦也

殄滅我費滑秦兵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滑與晉同姓故謂兄弟撓亂我同盟同

謂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言襄公未敢忘穆公之功而懼社稷之

隕秦所滅是以有殺之師所以攻秦猶願赦罪于穆公襄公既敗秦師猶願穆公

赦其罪而釋憾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敗殺次年楚穆公

是以不克逞志于我謂楚有篡弒之亂故穆公之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晉之外甥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蝨賊蝨各

以喻公子雍以來搖蕩我邊疆謂子雍來蕩搖晉之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

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東道之不通晉在秦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康公絕晉之好及君之嗣也

我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桓公不肯稱盟利吾有狄謂晉滅赤難狄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郟芟夷我農功損害禾稼虐劉我邊陲音侯殺戮邊境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於輔君亦悔禍之延而願徵福于音侯先君謂秦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盟于令狐秦伯皆屬雍州君之仇讐不肯桓公君又不祥萌不善之心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白狄與秦皆屬雍州世爲仇讐而我之昏姻也白狄與晉爲昏姻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受伐狄之命于秦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秦無信以秦二心來告晉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秦與晉盟于令狐而復背之又來求盟于我楚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公康公楚三王成王穆王曰余雖與晉出入

也往來余唯利是視我惟利是從不穀楚共王告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言我惡秦君二三其德因此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惡秦就寡人親睦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言我親帥諸侯以來所命於秦惟欲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與汝結好我當承君之意寧靜諸侯諸侯以退豈敢微亂以退豈敢用兵以要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言當以諸侯之兵與秦兵戰不能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或戰使秦執事者度其利而圖謀之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伯曹宣公庶子各負芻宣公卒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厲公執之

左氏曰晉侯執曹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亦宣公庶子諸侯賢之故欲見之於天子而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聖人達於天命無可無不可次守節其次則自守已分而不下失節其下者不安已分取非爲君非吾

六經三言抄
節也。言身是庶子，不合有國。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子臧遂逃而奔宋。

晉三卻害伯宗

左氏曰：三卻卻犇卻至，諂伯宗於晉侯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亦晉之賢大夫，併殺之，伯宗犂奔楚。韓敵韓敵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音漸忘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主人非得罪於民，惡其上。治民者未必得罪於民而民惡之。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言必為同列之所憎惡而見殺也。

十六年楚子救鄭

左氏曰：楚子救鄭，過申子，及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叔時老而精，問楚兵勝負。對曰：德澤刑法，詳祥義，宜禮，信寔，戰之器也。有此六事，乃可以戰，如器用不可缺。德以施惠，刑以正和，詳以事神，而祥降，義以建利，而利生。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

具上之所求，各知其極。下民各知至理，無不具之極，無有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賣亂宋西門齊一之盟，消食晉楚無加戎之話。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妨農事而勞民，以快其志。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上既無信，故民不知所從，或進或退，皆恐得罪。人命所至，誰肯致死命而戰？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六月晉楚遇于鄆陵

左氏曰：范文子不欲戰。不欲與楚兵相殺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秦晉戰于韓境，惠公軍敗，身執歸，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晉敗狄于箕，先軫免，謂入邲之師不能振旅而歸。荀伯不復從。晉楚戰于邲，荀伯林父敗奔，渡河不能復從，故道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御至言范文子亦親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避楚而歸，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

之丞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先君若不盡力與戰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與晉為敵者但有楚國也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何不釋楚勿與戰庶吾君外有所懼不至驕侈以召亂也

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

左氏曰：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息惠舍勞逮鰥寡。惠及

微振廢滯。振起舊德中廢匡乏困。匡救救災患。救罹天災禁淫慝，薄賦

歛，宥罪戾，節器用，時使民，欲無犯時。不縱欲以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皆民所稱譽六卿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爵不踰德，爵皆師不陵正。

賢則群官可知旅不偪師。旅帥果於師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魯襄公

二年冬仲孫蔑會諸侯于武遂成虎牢

胡氏曰：虎牢，鄭地，古稱制邑，岩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王公設險以守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貴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于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耶。

三年祁奚請老

左氏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解狐素與將立之而卒。

將立為中軍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可為於是羊舌職死矣。羊舌職佐祁

尉而解狐死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可為於是羊舌職死矣。羊舌職佐祁

死。晉侯曰孰可以代之。代舌對曰赤也。羊舌之子可佐中。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雙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羊舌赤乃祁屬官之子不為党。商書曰無偏無党。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鮮狐得舉。未得位而死祁午得位。得代其位伯華得官。官亦建一官而三物成。尉佐同官故曰建一官得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魏絳戮揚干之僕

左氏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亂行陣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言合諸侯同盟本揚干為戮。其僕被戮與揚干受戮同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言魏絳必來何辱命焉。不必辰君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言作

四年穆叔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穆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肆夏二日都夏

之。使使臣斯司馬。為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今公之師衆違命亂行既不武矣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也。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不能以禮漸致教訓。至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敢不從君命受戮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揚干為戮何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死焉。敢以為請。請使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絳用刑當罪是反重過。敢以為請。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絳用刑當罪是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悼公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穆叔魯叔孫豹倫如之弟也。曾逐僑如立穆叔以繼叔孫之後。

樂曲名。肆夏二日都夏。

三日納夏蓋擊鐘作樂而奏此三夏也

不拜穆叔不拜謝

工歌文王之三

歌文王之三大雅

又不拜工

歌鹿鳴之三

又歌小雅三篇

三拜每歌一詩則穆叔一拜謝

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曰子

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以先君之享禮藉之以樂藉之以樂存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

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

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

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

於周詩意言使臣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臣聞之訪問於善為諮咨親為詢咨禮為度

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因君之教而得咨詢度誨謀之五善敢不重拜再拜謝晉君教已意

無終子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各其君子爵名喜父使其臣孟樂以使於晉

左氏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

諸戎貢虎豹之皮於晉請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來和

陳父叛晉去年方新乞和於晉將觀於我

新服新和其心未固皆將觀晉之德何如我德則

睦晉而有德則諸侯輯睦以事晉否則攜貳不然則諸侯携貳以叛晉矣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

能救是棄陳也晉若勞兵以伐諸侯楚兵必來伐陳諸華必叛戎禽獸

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其土地所產可資商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

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

勤甲兵不煩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

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脩農民三時之事獵于農隙之時

五年辛未季孫行父卒

自文子卒曾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備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為武子始專國政

左氏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具家器為葬備具家器之所

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無金寶之重器君子

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歷相宣成襄而無私積。可謂不忠乎。

莒人滅鄆

胡氏曰：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夫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今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后，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

九年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以伐晉

景公知秦之力不足以敵晉，故使乞兵於楚。

左氏曰：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守常也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土，競於教。奉命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不知遷易其所治之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晉侯歸謀息民

悼公伐鄭而歸，以未得志，謀欲休息民力而用之。

左氏曰：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盡出糧，聚以備

於自公以下。至于卿大夫苟有積者，盡出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

無貪民，祈以幣。祈神則以幣，帛而易犧牲。賓以特牲。待賓則特牲，用一牲。器用不作。不新車

服從給。車服之用，足以給事不求美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一年作三軍

胡氏曰：三軍，晉之舊也。晉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土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晉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侯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兵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

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亾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
又其後享范釁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
舍以見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會于蕭魚

胡氏曰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
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遣
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
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鄭人賂晉侯

左氏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絳曰夫和戎狄國之

福也以晉國有福故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無惡君之靈也二

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安今日之

功之詩曰樂只君子樂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教便蕃左右亦是

率從言遠人數來在其左右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

之仁以厲之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

可謂樂非徒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夫賞

禮大夫有功乃賜樂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十三年晉營士魴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禮大夫有

功乃賜樂

左氏曰。荀營士魴卒。二人皆晉卿。荀營中軍帥。晉侯使士旬將中軍。士旬，代荀營。辭曰：伯游。

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為之。伯游，荀偃將中軍。士旬，從。

士旬佐之，使韓起將上軍。代荀偃。辭以趙武。韓起讓趙文子。又使欒黶將中軍。欒黶，武位。

更命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韓起復讓趙文子。君其聽之。

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臣相讓，所以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欒黶為汰弗敢為也。雖以欒黶之汰侈不遜，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

也。夫言士旬之遜讓為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所以長。是之謂乎。言士旬之讓足以周之興也。

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是詩言為及其衰也。

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自云已賢，世之治也。君

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愚黜遠由。

不爭也。為讓者自無所容，若黜絕而遠，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

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

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十三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

左氏曰：印段廷勞于斐，林文子入聘。北宮文子也。子孫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

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

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

何患之有？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

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而辨於其大夫之

族姓，班位貴賤，能而長於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於

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其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十四年衛侯出奔齊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監。

士鞅奔秦

晉伐秦。鞅與欒鍼供馳秦師。鍼死。鞅返秦。欒欲殺鞅。告之士句。句逐之。

左氏曰。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釁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言欒盈必不免也。秦伯曰。

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武子之德施於民。而欒盈之善未能及人。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欒書之德施於民。而欒盈之怨實章於民者。方且彰著。將於是乎在。必在其禍。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使召士鞅復歸。

師曠論衛人出君

左氏曰。師曠待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國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有若長爲之。卿使司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倒室。佐以副貳之。

庶子之官宗之副貳大夫有貳宗宗之副貳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養馬日圍皆有

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

各有父兄子弟以輔察其政史為書君舉則書瞽為詩諷刺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諫大夫士傳言傳告大夫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以喻其事

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道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

是平有之有適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以縱其滯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三十一年都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書來奔魯受叛臣之罪見矣

左氏曰都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公之姑及姊皆有賜

於其從者於是曾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

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外國叛盜而大禮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

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洗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

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胡氏曰夫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

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

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也

秋籛盈出奔楚乘盈之母乘初與老州實通懼盈治州實之罪謫盈將為亂於其父范宣子以范鞅為之徵范宣子惑之使盈城著

左氏曰宣子殺其黨羊舌虎等囚叔向向虎之弟故并囚之人謂叔向曰子離於

罪其為不知乎訊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囚愈於死詩曰優哉游

六至三三三三

哉。言君子優游于衰世聊以卒歲。避害以終壽也智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言我

向請。免罪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出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

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

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言鮒不能匡正

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鮮內舉不失親，祁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恨其不應，故言有與虎同謀之事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聖有謨訓

訓不倦者，惠我無疆之謂叔向有焉。有此詩社稷之固也，猶有十世者，之以勸

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而禹興，不以父故伊尹

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不以小怨管蔡為戮，周公右王。兄弟罪不相及若之

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

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明為國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明不為已

臧孫吳孟孫

左氏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悼子之立臧紇為孟孫卒，臧孫入哭甚

哀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若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

孫之愛我疾疢也。終能為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疢之愛者，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尋為季孫宿，孟孫羯所逐

二十三年齊侯將為臧紇田

左氏曰：臧孫聞之，見齊侯。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言武仲，抑

君似鼠。抑君所為，有類于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

亂而後作焉，兵也寧將事之？晉安寧，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武仲廢長立少是作不順而施不怨

二十四年春叔孫豹知晉賀克

左氏曰：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豸彘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其此死而不朽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曾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而身死，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及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始封之姓，以守宗祧，宗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世祿之大不可謂不朽之義

宣子為政

左氏曰：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君生驕侈必致諸侯離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沉溺於利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遠致德國家之基也自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母寧使人謂子下所云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言實能養我民者乃言御賄必敗多取我財以養汝身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之貨幣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棠公死崔杼往弔見棠姜美而娶之齊莊公通焉崔子弑之左氏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日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寔也祿養也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殺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冬十月陳及鄭平

左氏曰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拜謝晉受其獻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非子產文辭之辭不為功不能獻入陳之功慎辭哉樞机之發榮辱之至也不可不慎

十二月晉程鄭卒

左氏曰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知然明之賢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於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子產對晉問獻捷

左氏曰衛獻公自夷儀狄人獻公為孫林父審廋所逐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問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夫

二十六 年蔡轂子通使于晉還如楚

左氏曰。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楚臣多亡在晉。晉能罷而用之。子木曰。夫獨無姻族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順生長之時。刑以秋冬。順肅殺之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盛饌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楚人不能用其禮。

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

左氏曰。宋左師請賞。向戌以弭兵稱功。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此大小所以常安者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此小大所以滅亡者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明若善於用兵。則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敵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反求賞。無厭之甚也。荆而投之。子產制賞。向戌之書而投棄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禮吳之貴公子不稱公子貶也禮辭國而生亂故因其來聘而貶之

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

魯周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

始基王化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秉義而不至用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

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周滅故憂思備有為之歌鄭曰美哉

其細已甚政事煩碎民弗堪也堪命是其先亡乎先亡為之歌齊曰美哉泂

泂弘大平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平國未可量也言國將興為之

歌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秦去戎狄而從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

淵淵乎中庸大而婉險而易行儉節以德輔此則明王也為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之

為之詩曰國無主滯穀無所畏其能久乎白郢以下無訊焉為之歌

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怨而不言怨紂之政其周德之衰乎猶

有先王之遺民焉非周德之小以猶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和樂

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過復而不厭日哀而不怨知樂而不荒

有節而不匱私廣而不宣不自施而不費因利取而不貪處而不瘵

守道而行而不流以制之五穀言商角和八風平節有度入音守有序無相

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文王者曰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已見舞

大武樂王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殷湯者曰聖人之弘

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難於見舞大夏夏禹者曰美哉勤而不德

勤勞水土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箴虞舜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慙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度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請
觀樂止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胡氏曰昔泰伯奔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
以配天之業讓伯邑放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
子為泰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
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繫諸聖王之道則過矣此仲尼所
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

季札聘於鄭

左氏曰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二者所貴
者所貴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
然鄭國將敗如晉將宿於戚孫學聞鍾磬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

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天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在幕上君又作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
聽琴瑟

鄭子產為政

左氏曰子產使都鄙有章章服尊卑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有封廬
井有伍九夫為井廬井大人之忠儉卿大夫之者從而與之隨其功
泰者因而斃之隨其罪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春
者畏法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兼併者失志取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嗣繼○豐卷將祭請田獵以焉弗許曰唯君用鮮惟君之祭
鮮衆給而已衆臣之祭子張怒退而徵役退而召兵子產奔晉子皮止

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豐卷田里于公不役入官三年而復之反

其田里及其入焉及田里收入

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

左氏曰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學校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夫人朝

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

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盡忠為善可以止謗不聞作威以防

怨怙勢以開怨謗也豈不處止然猶防川懼威而止人言壅遏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循其故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言以

為我然明日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

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

仁吾不信也

子產止子皮用尹何

左氏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言尹何年少未知可使治邑否也子

皮曰願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往治邑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

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

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析榱崩僑將厥焉屋壞則人將被覆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裁也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寵幸大官大邑此吾身所賴以為庇蔭也而使學者製焉而使學者為政者裁製其官

邑其為美錦不亦多乎重言其視美錦倚焉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厥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吾聞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小

人務知近者小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

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前日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以謀慮不。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調子面如吾面乎？敢家事告。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雖不敢預其家事於心。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

左氏曰：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言王子圍。將有他志。慕國之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也。取法也。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若

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問也。美譽也。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保全宗族，宜利國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法。周旋左可則，容止可觀。容貌可觀瞻。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嚴氣可樂。嚴為律。動作有文。一舉一動。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可樂

魯昭公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

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胡氏曰：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

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左氏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湫下隘小。囂聲塵土。不可

以居。請更諸爽塏。爽明塏。燥之地。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言不足嗣。

先人於臣侈矣。居此地。已侈。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求。小人利也。敢煩

里旅。不敢勞衆。更爲之。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

何貴何賤。曰。踊貴履賤。景公爲是省於刑。時景公繁刑。刑足者多。有鬻踊者。故以此諷之。君子

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此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此罪之也。

胡氏曰。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子立郭。名明而弑於趙材。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置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

左氏曰。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獵。江南許南與焉。與田使

椒舉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專會諸侯。使椒舉求之。晉二君許男待之。晉侯欲勿許。司馬

侯曰不可。楚王方侈也。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言天使靈王毒楚以深厚而後降，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晉侯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去聲。二國多篡。弑之禍。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生務脩德音以享。通。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宇。土。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而小白由之入國。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而重耳由之入國。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衛懿公與邢敵亦喪之。狄滅衛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且不暇給，又何能濟？又，何能成。功濟哉。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豈爭諸侯乃許之？

中書論書

左氏曰：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道。調。十一月。而藏水，西陸朝觀而出之。朝觀，調春分奎星朝見東方也。其藏水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除其邪，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二月。獻羔祭韭。而啓之，公始用之。先公用示。言月大星見東方。有尊火，出而畢賦。當受水者。盡頌之。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水。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水以風壯，而以風出。風寒而堅，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無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天死為札。今藏川池之水，棄

而不用君用之外有餘風不越而殺風不散越雷不發而震雷不徐發震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左氏曰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諸侯無常依唯

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

商湯有景毫之命湯命諸侯于此周武有孟津之誓武王誓諸侯成有岐

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康有鄆官之朝康王於此穆有塗山之會穆

王會諸侯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

子產作丘賦

左氏曰子產作丘賦九夫為井十井為丘每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子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言子國為已為蠶尾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

言飲恨於君子作法於涼從其敝猶貪

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亾乎偏而無禮

鄭先衛亡偏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

各有心何上之有民心不服從何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公室甲矣書舍中軍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

胡氏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甲而晉國之兵權悉歸

于李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於齊

微詞以著其罪也

公室甲矣書舍中軍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

胡氏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甲而晉國之兵權悉歸

于李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於齊

薨於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

昭公知禮

左氏曰。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來有郊勞禮。去有贈賄禮。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

曰。曾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曾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

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犯大國之

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不自知其私。難。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何食

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

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屈屈焉。習儀以亟。以習儀。為惡。言善於禮。不亦

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左氏曰

左氏曰。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言準度子產以為已法。今則已矣。則今

不法。昔先王議事以制。制。臨事。不為刑辟。不豫。設法。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

禁。約止。是故閑之以義。糾舉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制厚祿高位。以勸其從善率化。嚴斷刑罰。以威其滯。嚴斷重刑。輕

有懼其未也。未盡治。道。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務。先。使之以和。

悅民臨之以敬。以臨民。道。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務。先。使之以和。

和臨之以敬。以臨民。道。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務。先。使之以和。

哲之上。明察之官。求聖明之才。以為卿大夫。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求直議

邑長慈和者。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親上可任可使。而不生禍亂。禮義洋

以焉。民物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親上可任可使。而不生禍亂。禮義洋

弭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故無畏。法。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起爭端而驗

於刑。而徵幸以成之。巧偽。弗可為矣。難為。夏有亂政。而作禹刑。著禹法

書。而徵幸以成之。巧偽。弗可為矣。難為。夏有亂政。而作禹刑。著禹法

刑之書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商政亂著湯法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政
 文武之法以作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三代刑書之起皆未世之事今吾子相鄭國作封
 九刑之書文武之法以作三辟之興皆叔世也皆未世之事今吾子相鄭國作封
 洫田有立謗政人謗之制參辟用三代鑄刑書鑄刑書于將以靖安
 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如是何辟之有德何用刑書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
 錐刀之末喻小將盡爭之亂獄滋豐紛亂獄訟賄賂並行逃終子之世
 鄭其敗乎叔向各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法數改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誠吾子
 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子孫慮吾以救世救世之弊也既不承命敢忘
 大惠以見箴

宋華合比出奔衛

胡氏曰宋公寵信闡寺殺世適佐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

美。朕。刑。人。之。能。亡。國。敗。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
 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

七年晉人來治杞田

左氏曰晉人來治杞田魯平公杞田也使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
 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日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智守不假器禮也餅汲
 挈餅汲者喻小智為人孟孫夫子從君昭公在楚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
 猜焉疑我不忠

八年春師曠論石言

左氏曰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有石忽平公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或有鬼神憑依不然民聽濫也非鬼神則民聽抑
 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民怨怒于下則有非言之物

而言。平氣致異時則有不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民不敢自保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虢祁之宮。叔向日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官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子其知之矣。

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

左氏曰。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荀盈死。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酒蒯請焉。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樂官也。擅弓以為師曠。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以聰耳。故為君耳。蒯飲酒飲之以示罰。日女為君耳。將司聰也。工職掌樂。故謂司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不設宴樂。學人舍業。學者遇此日為疾日。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其為疾痛甚。女弗聞而樂。不聞此義。是不聰也。又飲外都嬖叔。外都大夫之謏。子子卯不樂。

者。李訓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嬖掌外事。故為君目而司明。服以旌禮。禮以行事。

禮節。輕重。推行人之禮。事有其物。物有其容。如弁冕衰麻吉。凶衰敬名從其類。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晉有卿佐之喪。而女不見。是不明也。吉服是不明。亦自飲也。酌酒自飲。以示罰。日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以定。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工不聰。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為屠蒯此言。悛背而止。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左氏曰。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視過下。叔向日。單子其將死乎。朝有定著。朝廷有列位。常處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為位。衣有禴。領帶有結。處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徐也。所以昭事序也。昭明行視。不過結禴之中。不過所以道容貌也。道達容貌。恭敬。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言足以命之母失其敬。容足以明之母失其敬。

失則有闕言貌失則今單子為王官伯長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

過步視不上大帶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容不恭敬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

貌不昭不從言不無守氣矣是神氣不守其體矣是歲冬單成公卒

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日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丘

胡氏曰是時楚人暴橫陵滅中華乃敵國外患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慤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耻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耻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

大蒐于北渚

書大蒐越禮也

胡氏曰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及魯自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與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並日同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輕重緩急之宜斯可矣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宮卒去樂卒事

胡氏曰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率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

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之忠臣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

胡氏曰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死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譏人為亂可不畏乎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

十七年秋郟子來朝

魯公叔孫始問郟子

左氏曰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受命有雲故為雲師而雲名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炎帝氏以火

紀受命有火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受命有水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

氏以龍紀受命有龍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時故以各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考

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趙伯氏司至者也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青鳥氏司啓者也

鶉鳴以立春鳴鶉鳴以立春鳴丹鳥氏司閉者也鶉鳴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祝鳩

氏司徒也鳩性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鳴鳩氏司馬也鸞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鳴鳩氏司空也

心平均故為爽鳩氏司寇也鷹性猛故為司寇主盜賊鶉鳩氏司事也春來秋去故為司事五

鳩鳩聚民者也治民尚聚故五雉為五工正西方曰鶉雉東方曰鶉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鶉雉

伊洛之南則曰輦雉利器用正度量正丈尺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鶉扈春扈鶉

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正民使自顧鶉正民使自顧

項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德不能致遠瑞

故仲尼聞之見于郟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不脩學

在四夷信夫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不言勝敗負敵也

胡氏曰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譏賤貨使費

六經三至卒少

春秋左傳昭公

四二

無極以諛勝。藁尾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諛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初禪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皆同日火。若我用瑾犇玉璫。鄭必不火。子產不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用。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非人何以知之。於是書焚室。籍被火而寬其征。稅與之材。助營建。三日哭。君大夫三國不市。國人憂戚。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鄭人不復火。惟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亾也。胡氏曰。禪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

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寧而後言命也。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悼公瘧飲世子之藥卒。書曰弒君者止不嘗藥也。

胡氏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一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前。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

左氏曰。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言奢子尚。若在吳必憂楚。國益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

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兌父，孝也。度功而行，功必仁也。擇任而往，任報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俱死則名不可廢，俱去則爾其勉之，相從為愈，相從俱奔俱死為勝也。伍尚歸，楚人皆殺之，楚人皆殺伍員如吳為行人以謀楚，及柏舉之役入郢，出平王尸而鞭之。

十二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

左氏曰：子猶，梁丘也。馳而造焉。造于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至于民無爭心。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醜嘏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

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鄭子產有疾

左氏曰：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德不及，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無從詭隨。人為惡之人，以謹無良。良之人，式遏寇虐。止賊虐之人，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

遠能邇

遠者安近者各以能進

以定我王

王

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舜曰：御衆以寬。臯陶曰：御衆以寬。是寬者，治民之恩也。而子產欲以猛威之，舜與臯陶之說非邪？嗚呼！行寬於舜臯之時，則猶慈母之字孩提，欲易之以猛，是不憐孩童之志，而為不慈之母也。行猛於子產之時，則猶強奴之御悍馬，庶免足以制之，欲代之以寬，益傷人矣。

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

胡氏曰：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王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矧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

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曾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于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為後世戒之意也。

葬景王王室亂

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廢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天下無人紀矣

胡氏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說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楸子。

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于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二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

左氏曰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苟不能衛。苟無道。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在四夷。天子甲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甲守在四境。及遠方四夷不侵為之守衛及其德薄夷侵之藉諸侯以守諸侯親仁慎其四境。結善鄰鄰國不侵皆為之守衛及德薄鄰侵之完四境以守。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安其業。三務成功。春秋民無內憂。而外懼。兵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甲之不獲。甲損之極不能無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秦滅於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之壘。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著。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

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言當以若教。楚入蚡冒。楚十至于武文。楚二土不過同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為一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夏晉會諸侯于黃父

左氏曰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以天地之法。則天之明。因地之性。法日月星辰之明。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發為五穀。宮商角徵羽。章為五色。青黃赤白黑。淫則昏亂。民失其性。色過度則昏亂。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為六畜。馬牛羊豕。五牲。麋麇鹿。三犧。祭天而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奉性為六畜。雞犬豕。五牲。狼兔。三犧。祭天廟三者。以奉五味。成五味。為九文。山龍華蟲藻。六采。青曰赤。五章。黼黻謂之犧。之用。為九文。火粉采黼黻。六采。黑玄黃。五章。黼黻。

續以奉五色為九歌九德之歌八風八方之風七音五聲加變六律陰陽各六以奉五

穀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以治內外為父子兄

弟昏媾姻婭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舅姊妹之子為甥姑父之姊

女子先生為姊父曰媾婿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天為政事在君為政庸力曰庸

沿功行務行其德教務其財要以從順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

殺戮象天之威為溫慈惠和以效審其法則宜其象類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

六氣六者皆由陰陽風雨晦明大氣所生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喜怒哀樂使不過節哀有

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

令謹審其施行必其號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乃能則天因地和叶好物樂也惡

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乃能則天因地和叶是以長久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天地以禮成位猶織以

經緯而民之所以生也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

自曲直以赴禮者能品節以謂之成人禮之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

身守此言也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胡氏曰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鸛鶴來

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

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

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行遇災而懼

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

猶不知畏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路寢齊君之正寢

左氏曰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憂子曰敢問何謂能久有國故嘆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四升為斗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十釜為鐘此公量也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以公量收者君以私量貨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陳氏而不亾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之家施恩音古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民農工賈各守常業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士官大夫各守常職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音恭君出令臣共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規諫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天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專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

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朝奔楚

胡氏曰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卒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馮寵為群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群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也

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曰。邾黑肱以濫來奔。賤非命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

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有地而有名。不如無名。以地叛。必書地。以

名其人。終為不義。終身肩不義之名。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不為利回。不以利欲陷身回邪。不為義疚。不以不義為身疚病。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

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即殺衛其

書為盜。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繫是求名而不得也。邾庶其首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出求食

而已。求食其地。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是欲蓋而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

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書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童徹。若此等人

之使勇攻難之士。將奔走之。則好作難之人。將趨赴焉。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

無名。若此等人。不書其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則貪利之人。將盡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

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數其要逆無禮之罪。此記事之善也。故曰

春秋之稱。衡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在

之人能明其義。則善人勸勉而淫人畏懼。是以君子貴之。

定公

九年得寶玉大弓

胡氏曰。穀梁子曰。寶玉大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

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

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

盜得竊諸公官。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說公與執政之臣。見

不恭之大也。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六經三注本少

春秋下卷 定公

四十八

左氏曰公會齊侯于夾谷齊數伐魯魯及齊平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

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

士兵之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則不

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去萊將盟齊

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汝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

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得汶

以三百乘供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吾子何不聞焉事

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勞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尊朝廟中嘉

樂不野合鍾磬不可合於原野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設象禮而備牲象鍾磬若其

不具用秕稗也享不備禮是穢薄如秕稗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

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前此嘗歸齊西田後此嘗歸謹及闡而此獨書來歸何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

心服而歸之也

胡氏曰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於會所

以禮相見卻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於野田是齊侯歸三邑

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

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享績也春秋夫

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

今於一息百王興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

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

左氏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行禮其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也夫禮死生存亡之本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會祀祭喪葬戎軍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法度不合心已亡矣加事不體朝會加事而不得體之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禍替近疾病君為王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左氏曰夫差敗越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求成成夫差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楛立德莫如滋長去疾莫如

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于過滅夏后相相失國依

能戒之懼澆之毒而澆使椒求之欲殺逃奔有虞為之庖正掌膳羞以

除其害賴以得虞君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虞有田一成方十里有

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始其謀以收夏衆收拾夏撫其官職循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將或豐之大也

不亦難乎或者欲與越成而豐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施惠皆得其人大之必為吳之患難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遘

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消而止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

夷而長寇讐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

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官室廢壞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

書吳不告慶捷于晉越不告敗也越不告喪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左氏曰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吳召陳使從已懷公朝國人而問焉登進國

曰欲與楚者右立于西欲與吳者左立于東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

也以福其凶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奔吳未可從而晉

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以晉事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楚為吳所勝非禍而

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豈必皆亡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

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凶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

德亦不以艾殺其民吳日諒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

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其不久陳侯從之

晉在陳

左氏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栢舉今

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所當憂恤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器用撲素宮室不觀

無觀美舟車不飾不華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在國天有菑

之災親怨其孤寡而共其困乏怨問孤幼寡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

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不

曠不棄野吾先大夫子常易之反易其所為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

峻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三宿以一日之行所欲必成必求玩好必從

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用之戰爭夫先自敗也安

能敗我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前贖在衛而齊借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察

胡氏曰石曼姑王兵圍戚而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党之也夫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前贖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乎

六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

左氏曰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心腹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太過天其天諸不穀諸侯謙稱言我若無過天必不令我天死又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

穀雖不德河非所以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二年季孫欲以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古者田出稅里出賦今欲以里塵之賦悉令農民出之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而後行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立亦足矣一丘十六井出稅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籍田之法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田賦

於越入吳

胡氏曰吳自栢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而見深切著明之義矣曾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及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入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魯子老氏之言，豈欺也哉。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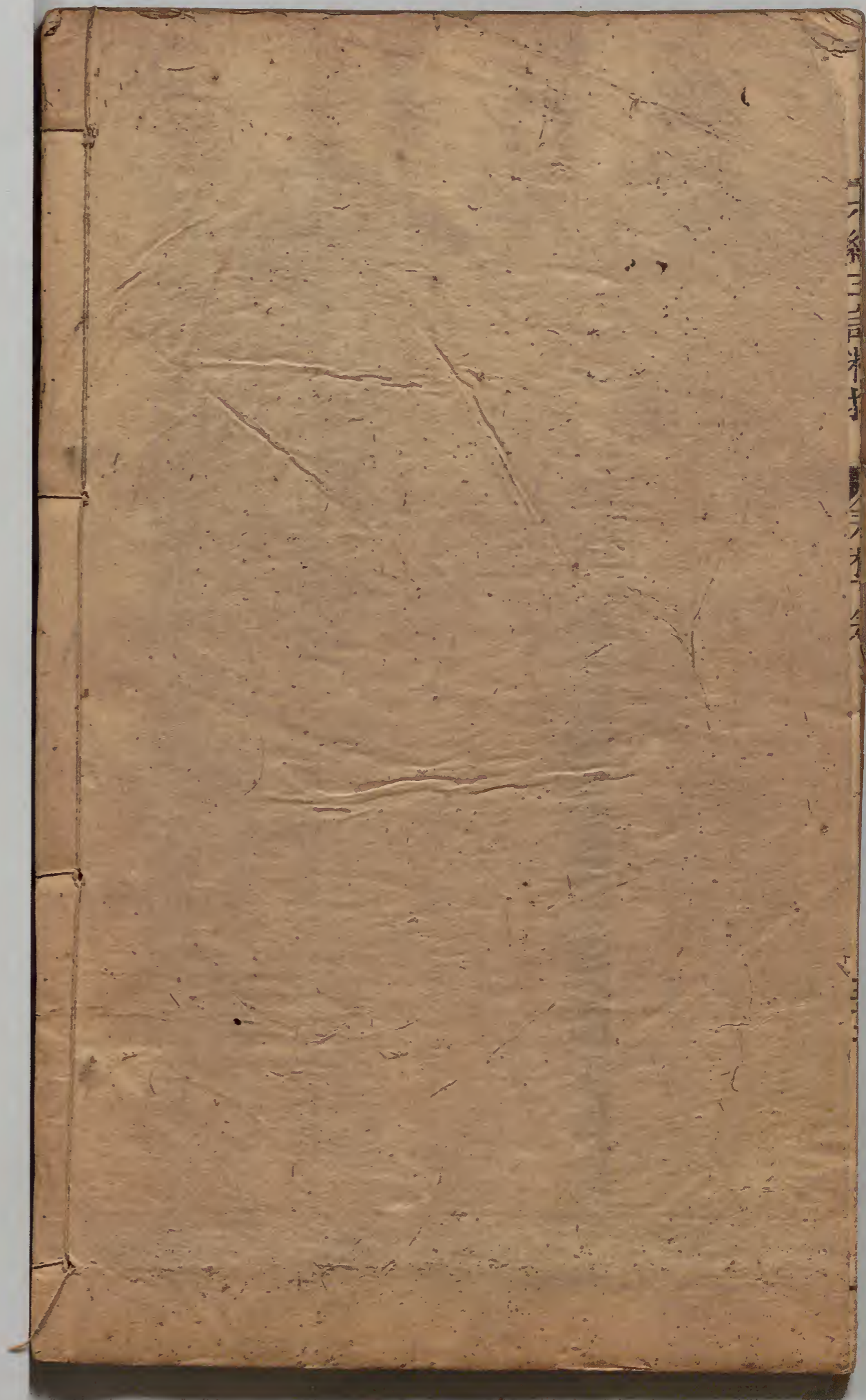
左氏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日使季路，仲由我吾無盟矣。我不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干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不敢問其死於城下。與邾射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是以邾由弗能。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軍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胡氏曰：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籒韶作，春秋成，而麟鳳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夫周南閔，唯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閔睢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志氣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岩，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籒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樂之樂。公之樂。而觀其樂。樂之觀也。世衰。首猶暴。子文。非。引。其。其。
 其。豈。一。也。夫。風。南。國。郵。之。外。王。澤。之。風。而。轉。之。也。國。郵。之。觀。也。百。南。
 地。刃。日。可。出。圖。亦。出。書。而。入。佳。畫。漸。漸。升。春。味。然。而。翻。鳳。至。喜。歌。難。



三才圖會